



末世 魔世

当欲望失去了枷锁，就没有了向前的路……

左边是地狱，右边也是地狱

烟雨江南◎著

狩魔手记

NQ.2

暗黑龙骑

an hei long ji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暗黑龙骑

烟雨江南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黑龙骑 / 烟雨江南著.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 5

(狩魔手记)

ISBN 978-7-5452-0604-3

I. ①暗... II ①. 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5766号

策 划: 英特颂 / 陆焕峰

责任编辑: 张 原

特约编辑: 刘 婧 姜瑞清

整体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书 名: 狩魔手记. 2, 暗黑龙骑

著 者: 烟雨江南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200040)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 980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452-0604-3/J.362

定 价: 2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512-52363323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疯狂 / 001
第二章	奇迹 / 011
第三章	秋在冬来 / 022
第四章	焦点 / 032
第五章	半只狗 / 043
第六章	资源富饶 / 054
第七章	征途 / 064
第八章	外来者 / 074
第九章	初战之斩 / 086
第十章	军人 / 094

第十一章	两难 / 108
第十二章	理想 / 118
第十三章	灾难 / 129
第十四章	软弱 / 140
第十五章	夜色下的蝎群 / 155
第十六章	使徒之索 / 165
第十七章	选民的战争 / 175
第十八章	失落 / 187
第十九章	雷电行动 / 200
第二十章	烈怒 / 209
第二十一章	魔影初现 / 220
第二十二章	龙骑暗爪 / 231
第二十三章	北方奔袭 / 243
第二十四章	冰原血战 / 254
第二十五章	女性恐惧 / 268

第一章 疯狂

拉尔文森林庄园位于龙城西南部，是一片占地足有数十平方公里的庞大产业。正如庄园名称所示，这片区域包括了大片的森林，一座小山，一条居中穿过的小河，一座城堡及几个分散在各处的庄园。

和许多现代新兴家族的实用风格不同，法布雷加斯家族仍然保持了古老怀旧的传统。城堡和庄园古色古香，许多装饰和配件搜罗自各地的废墟，是货真价实的旧时代货色。庄园的饮食也不例外，依然以旧时代的方法腌制熏肉和酿造红酒。

穿越领地的小河水则被引入一个人工湖中，并且分出一条支河环绕着古堡。在如今的时代，这当然没有任何防御的意义，更多的是起到装饰作用。

整个拉尔文森林地区都看不到什么新时代的工业，完全像是旧时代十八世纪的乡村生活，时间仿佛在树荫下、河水边打着盹，一切都那么安静、缓慢。

小河的上游，才有点儿这个时代的痕迹，那里修建着一座代表着新时代科技的净水厂，乳白色波浪形穹顶覆盖了千米长的河段，带着梦幻色彩的穹顶下，是一排排净水设备，整齐而又宏大。这里一方面供应着整个拉尔文森林庄园所需要的纯净水，一方面确保流进城堡护城河和人工湖的水都是干净的，当然不可能达到完全没有辐射的程度，但是至少可以做到能够让一个普通人在里面游泳。这里的普通人，是指旧时代的标准，新时代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人类抗辐射的能力都有显著的提高。当然，代价或许是变异组织，或许是改变了的基因。不管怎么说，这个净水厂才代表了法布雷加斯家族的手笔和财力。水流出拉尔文森林地区后，随着沿途吸收辐射物质的增多，水质又会逐渐下降。不过在水质还能够饮用的这一段河路两边，可以称

得上生机盎然，各种生物的密度是其他地区的数倍。

有一条平整的公路将拉尔文森林庄园和龙城联系了起来。其实法布雷加斯家族并不是以武力见长，家族子弟中罕有战斗天赋出众的人，里卡多已经算是出类拔萃的了，可是和先后出了帕瑟芬妮与奥贝雷恩的亚瑟家族相比，以及与拥有沉稳深沉的鲁登道夫的威廉家族相比，还是差了不少一筹。传承自旧时代的法布雷加斯家族优势在于足够古老，并且每一代都保有最起码的繁荣，到了现在，论平均水准以上的家族子弟的数目、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以及各系子弟对家族的忠诚，它绝不会输给三大豪门。

血脉相连的人才是家族的最大财富。这是老法布雷加斯的信条，也是他不惜代价也要维护家族荣誉的根本原因。只有给家族子弟以看得见的未来，并且尽可能地保护他们，他们才会对家族始终保有忠诚，才会使血缘构成的纽带连接得更加牢固。事实上，经历了六十五个岁月的老法布雷加斯，从来都不相信没有理由和代价的忠诚。

站在落地窗前的老法布雷加斯，是一个瘦且清隽的老人，鹰一般的鼻子和深陷的双眼点缀出了一张固执而又不失睿智的面容。他手里端着一杯庄园自酿的红酒，透过落地窗，看着下方沉静安宁的水面和精致大气的花园。

天空中悬挂着大片辐射云，透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将古堡和花园映照得如同童话中的世界，不辨白昼黑夜，仿佛身处永恒之城。这是致命的美丽，只有风吹聚了足够多的辐射云时，才会出现这样类似于极光的美丽光辉。每当这种光芒出现时，森林中大多数的生物都会深藏在巢穴中躲避浓度上升几倍的辐射，只有那些依靠辐射为生的变异生物才会欢欣雀跃，纷纷从栖息之处跑到空地上来，尽情享受这灼热的光芒。

新时代的大多数人仍然无法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抗拒辐射云的光芒，不过拉尔文森林庄园每一栋建筑都有完善的防护措施，即使是新生婴儿，也可以在任何一个房间里得到完美的防护和照料。拉尔文森林庄园拥有自己的气象监测系统，可以准确预报和监测有害的环境变化。这样的时刻，敢于在户外活动的人，自然都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和或是装备。

这一片数十公里的广阔区域，经历了几十年细致经营和不断建设，可以说是法布雷加斯家族近百年来财富积累的象征，绝非哪个暴发户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壮举。

老法布雷加斯骄傲地看着这一切，他虽然老了，但是身体情况绝对不像他的年龄那样老迈。在家族的生化实验室中，抗衰老药剂已经取得了突破，可以通过实验室合成的方式获得少量稳定而有一定效果的药剂。这当然十分昂贵，而且除了需要大量极难获得的原料外，合成反应的不可控性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低下的成功率使

得这种药剂还远远无法量产，不过已经足够老法布雷加斯使用了。对他来说，现在重要的是有或者没有，贵还是不贵根本就不是问题。

在他就任族长的二十年中，家族实力一直在稳步扩张着，无论从哪一个时期来看，法布雷加斯都不是发展最快的家族，但绝对是最稳健的家族，任何时候，家族的扩张和财富的积累都没有停顿过。二十年中，老法布雷加斯见证了太多其他家族的兴衰沉浮，同时也欣慰地看着法布雷加斯家族稳步提升。在他的手中，家族综合实力已经成为仅次于三大豪门的势力，并且在他那表面上并不年轻的身体中，还有一颗非常强劲的心脏。

老法布雷加斯的野心很大，大到要将拉尔文庄园的界碑延伸到东海岸，将整个龙城，甚至是血腹议会驻地都给囊括进来的地步。现在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家族众多子弟中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惊世骇俗的天才，不过他并不着急，也不太过担心。在他看来，一个天才所起的作用还没有十个只能评价为出色的年轻人作用大，而且坚信大数原理和概率论的他始终认为，只要家族的血脉足够繁盛，子弟数目足够多，早晚会有天才产生的。

最近唯一让老法布雷加斯有些头疼的，就是苏，那个好像怎么也杀不死的苏。不过尽管家族的声誉在培训基地一战后蒙上了无法清洗的污点，而且家族内的团结好像也出了些问题，比如说拒绝参战的里卡多。不过他对目前的局势并没有什么不满的。里卡多是老法布雷加斯的亲孙子，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人。在里卡多身上，老法布雷加斯看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特质。至于苏，从目前来看，他不死的作用比死了还要大。

苏治疗所产生的天价费用让他都为之侧目，更是轻而易举地拖垮了帕瑟芬妮的财政。老法布雷加斯仅仅是动用了一点小小的手腕，就让资产被冻结并且失去了家族支援的帕瑟芬妮陷入了绝境。

他把所有可能性都计算了进去，包括预料到奥贝雷恩还是会在最关键的时候支援他的姐姐，但是无法动用家族资源的奥贝雷恩能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亚瑟家族已经宣布了不会再支持帕瑟芬妮，并且已经从自己这里获取了相当的利益作为补偿，那么即使是新近掌握了族长大权的奥贝雷恩，也不能够公开违反家族的承诺。古老家族的声誉，一方面是兴旺的基石，一方面也会成为束缚手脚的锁链。奥贝雷恩还太年轻，也太理想化，他还不明白一个道理，当收益足够大的时候，或者是对敌人的削弱足够多的时候，一切承诺都是可以打破的。政治就是政治，政治的智慧需要时间来积累，天才不适用于这一领域。

苏的身体还需要至少十支H2101，这笔费用绝不是奥贝雷恩能够负担的。老法布雷加斯早就查过他的财务状况，他名下的私人款项最多够一支H2101的价钱，即使个人融资，根基尚浅的奥贝雷恩也无法筹措到那么大笔的款项。到那时候，帕瑟芬妮

才会陷入真正的山穷水尽。当她走投无路时，要么放弃苏，要么屈从于债务人的要求。而所有债务人所提条款中，有关于帕瑟芬妮肉体的那一部分权利，实际上都已暗中被老法布雷加斯买了下来。

一想到帕瑟芬妮那身看上去非常正统典雅套装下包裹着的充满了爆炸性力量的肉体，老法布雷加斯就禁不住兴奋起来，身体也随着产生变化，睡袍上顶起了一个高高的突起，完全不像一个已经六十五岁老人应有的硬度和体积。在他看来，只要得到了帕瑟芬妮，所有的代价其实都是值得的。如果不是为了引帕瑟芬妮上钩，他也不会苦心布下这么复杂而隐晦的局。当然，现在情况顺利得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在他原本的计划中，要收服一个财政破产并且失去家族支持的女将军，也需要至少一年左右的时间。可是他没有想到，苏竟然会需要如此惊人的治疗费用，而帕瑟芬妮居然还付了。

在看到帕瑟芬妮和苏的资料时，老法布雷加斯洞悉世情的双眼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看向苏的目光中那些许异样，也许帕瑟芬妮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接下来局势的发展，更是完全按照他的预想在进行着，甚至于比他所预想的还要好，看起来帕瑟芬妮已经泥足深陷，无从脱身。

当然，他现在还不急着收网，耐心是一切成功的基石。从目前情况来看，帕瑟芬妮已经再难获得新的资金来源，只要再过上几天，得不到H2101的苏虽然死不了，可是也休想能够恢复以往的能力，多半会变成一个没什么用处的废物。而帕瑟芬妮依然会被债务压垮，从此成为玩物。哪怕她仅仅是为了短期融资而献出一两次的肉体，那也是好事。只要有了开端，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后续。

一想到今后以帕瑟芬妮为主角，包含了各种主题的晚宴，老法布雷加斯的血流又开始加速，他的下身已经不是愉悦，而是开始胀痛了。

“哼，政治才是掌控一切的手段！暗黑龙骑的将军，最终也不过是被政治使用的工具罢了。”看着窗外如彩虹般绚烂的辐射光，老法布雷加斯暗自想着。

从他面前的落地窗望出去，越过花园和广阔的人工湖，就是古朴的大门，大门外宛然如新的公路曲折通向龙城。这条耗资巨大的公路也是法布雷加斯家族实力的象征。

然而在遥远的黑暗中，忽然亮起了一点白光，在黑暗和天空中七色绚光的背景下，这点白光显得非常刺眼，刺得老法布雷加斯的瞳孔一阵收缩。他从来都不是以体力和战斗能力见长，但是身体基本机能的强化依然都已达到了三阶的水准，这当然包括了视力。

他已经看出，那白光其实是两团闪亮得炫目的车灯，看起来像是一点，只不过是因为挨得太近而已。这灯光让老法布雷加斯非常不舒服，他觉得，灯光里面充满了喧嚣和挑衅的味道。同时，他也十分奇怪为什么没有接到任何异常报告，拉尔文森林

庄园的安宁、平静当然只是表面上的，城堡外方圆五公里内有完善的预警系统，这么明显的不和谐的来访者为什么没有在路上受到阻碍和盘查。

他不动声色地按动了手上的戒指，房间中即刻响起一个柔和的女声：“您有什么吩咐？”

“启动最高级别的警戒系统，让所有的武装人员待命，看来今晚我们有客人来了。还有，给我送一套衣服进来，要正装。”

“是的，主人。”女声柔顺地回答着。

就在说话的功夫，远处的白光已经扩大了许多，老法布雷加斯已能辨认出那其实是两排车灯，而且从亮度、规格来看都不像是普通的越野车。车速非常地快，看起来用不了一分钟就可以开到拉尔文城堡的大门处。

虽然房间的落地窗有效地隔绝了外面的噪音，但是从玻璃的震动上仍然可以感觉到冲锋般而来的车辆引擎的强劲和张狂。

在两名至多只有十八岁少女的服侍下，老法布雷加斯开始从容地换衣。然而他的镇定在一瞬间全被打破，在这个距离，他已经清晰地看到，疾速冲来的竟然是两辆主战战车！

而且战车一点儿也没有减速的意思，居然直接冲向了城堡的大门，即使隔着落地窗，老法布雷加斯也能听到那声轰然的巨响，眼看着两扇足有几百年历史的镂花黑漆铁栅门被撞得高高飞起，越过数十米的距离，最后划出一个高高的抛物线落入人工湖内，激起了大片水花。

主战战车继续前冲，粗大且坚固的轮胎毫不留情地将精心修剪过的花园草坪碾得泥土纷飞，它们绕过人工湖，直接在花园中碾出一条大道，最后才在城堡前停了下来，发动机仍然嚣张地咆哮着。

老法布雷加斯脸色铁青，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不明白，那些守卫城堡的士兵都在干什么，分布在大门两侧四个火力点中的高射机枪难道只是摆设？虽然高射机枪无法对主战战车构成威胁，但是这绝不是一枪不发的理由，而且作为法布雷加斯家族的大本营，不设防的表像只是为了营造出旧时代的生活氛围，真实情况是，城堡的立体防御系统是由战术专家设计，甚至比一些大公司更为缜密，装备配置中甚至包括了各类导弹，对空对地都有。两辆主战战车又算什么？

但是当战车熄灭了车前雪亮刺目的探照灯时，老法布雷加斯才看清了战车车顶站着的身影。狰狞恐怖的重甲、那把凶名远播的杀狱以及招牌一样的苍灰色长发，都让他瞬间想起了那个人，那个蜘蛛女皇身边如同彗星般升起、以无可匹敌的绝世容貌以及恐怖手段著称的女孩。

即使是以疯狂著称的帕瑟芬妮，也不会以这样的拜访方式公然打法布雷加斯家族的耳光。

但是梅迪尔丽不同，她什么都干得出来。

既然知道了来的是梅迪尔丽，老法布雷加斯就打消了摆架子、慢慢换衣服的念头。他飞速地换好了衣服，并且在过程中就已经吩咐了下去，命令所有人都不许轻举妄动。

城堡前的广场上，已经站了近百名法布雷加斯家族的人和护卫武装。大多数人没有见过梅迪尔丽，可是所有人都听说过她，听说这个将永夜的审判镇彻底变成地狱的魔王。也许有人还不认识她那些标志性的特征，但是主战战车车身上那具深黑色的天平可是血腥议会势力范围内所有人都会牢记的标识。

即使有人两者都不认识，那么高高在上、如死神一般的梅迪尔丽那笼罩全场的淡淡杀气，也能够提醒他们，谁才是这一刻的主宰。

战士们有些不知所措，他们的枪口根本就不敢对准梅迪尔丽，但职责在身，又不能退后，只好瞄准了他们手中武器注定威胁不到的主战战车。人群中的年轻人则又畏惧、又有些兴奋地偷偷看着梅迪尔丽，在他们中间，梅迪尔丽的容貌和她的恐怖一样有名。可惜从仰视的角度看过去，她大半的面容都隐藏在利刺横生的盔甲内，无法验证传言，但是那随风飞舞、时时会洒落片片银辉的苍灰长发，却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梅迪尔丽静静站着，等待着老法布雷加斯的出现。在等待敌人的首脑方面，她从来都很有耐心，比如说这次，她就给了老法布雷加斯整整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在她的底限到来前，老法布雷加斯终于出现在城堡的大门口。他没有向前，而是站在门口台阶的边缘，这样从高度上看，他就和站在战车顶上的梅迪尔丽等高了。虽然身后有着众多家族中的重要人物，城堡前广场上更是聚拢了近四百人，其中有超过两百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城堡塔楼中暗藏的机关炮和导弹也已锁定了两辆主战战车以及后面的四辆装甲越野车。而梅迪尔丽一方，就算充当坐骑的主战战车中塞满了人，也不会超过二十个人。

虽然是以十对一的比例，可是老法布雷加斯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安全感。

在众多族人面前，老法布雷加斯身体挺得笔直，沉声喝问：“梅迪尔丽阁下，您用这样粗鲁的方式拜访拉尔文森林庄园，究竟是何用意？您对付异端或叛逆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法布雷加斯家族，任何对我们的指控，都要在议会的层面上进行。就算在审判所内部，您也仅仅是三巨头之一，并不能代表审判所所有的声音。我希望您想清楚这点！现在，如果您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需要道歉！”

老法布雷加斯的声音铿锵有力，让族人们惊慌失措的情绪有所缓和，很多人这时候才醒悟过来，原来梅迪尔丽仅仅带了十几个人过来。

梅迪尔丽根本不理睬任何关于她在审判所决策能力的质疑，湛蓝的眼睛在黑暗

中闪烁着危险的火焰。她凝望着老法布雷加斯，一字一句地说：“我来是告诉你，今后不许动苏。”

“苏？”

老法布雷加斯非常意外，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根本不是什么大人物的少尉会和梅迪尔丽有关系，难道是帕瑟芬妮向她求助？这倒是很有可能。谁都知道，帕瑟芬妮和梅迪尔丽曾经如亲姐妹一样。不过那时的梅迪尔丽是个充满阳光的少女，然而在入主审判镇的两年时光中，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魔王。就是现在，老法布雷加斯也很难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会是一个或许还不到十六岁的女孩。这两年来，在梅迪尔丽掌控下的审判所，正日益成为所有人心头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不知道是审判所黑暗传统染黑了梅迪尔丽，还是她将这黑暗传统更推进了一步。

不过，这不影响老法布雷加斯的决断，审判所仍是血腥议会的下属机构，而法布雷加斯家族在议会中的席位并不少。因此即使是暗黑龙骑的将军或者是审判所过去的三巨头，也不能对他们太过分。

老法布雷加斯断然拒绝：“这不可能！你应该知道，苏杀了……”

“不可能吗？”梅迪尔丽低低地说。

她双眼微微张开，有若剑锋的眉尖慢慢扬起，苍灰长发在风中狂舞，“杀狱”上的铭文则逐一亮起，蒙蒙的血色光芒让人心悸，而盔甲上无数根延伸出来的利刺尖端则跳跃着丝丝电火！

老法布雷加斯后背上猛然冒出一片冷汗，他立刻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他原本的想法并没有错，可是眼前的即不是暗黑龙骑的将军，也不是审判所旧的三巨头，在那战车上站着的，是梅迪尔丽！

梅迪尔丽从不讨价还价，也绝不会跟你讲道理。看着那双闪耀着幽幽蓝火、直盯着自己的目光，老法布雷加斯确信，哪怕是在场的两百多个武装子弟每个人都能够击中梅迪尔丽，那也绝对是在她用那把凶名远播的杀狱将自己腰斩之后！

在血腥议会的大旗下，单论武力能够超越梅迪尔丽的不乏其人，可是如她这般疯狂的，绝无一人！

几乎是瞬间，老法布雷加斯额头的汗水就涌了出来。他的大脑疯狂地运转着，想要找出一个解决危机的方案，可是几乎任何一个方案的开场白都太长，长到了一闪念就被他自己否决的地步，唯一可行的就是直接答应梅迪尔丽的条件。可是如果没有讨价还价的过程，怎么能够称得上是政治？再者说，他刚刚还一口回绝了梅迪尔丽的要求，怎能对方一要动手就立刻妥协？这和跪地求饶有何区别？

就在老法布雷加斯走投无路、不得不下决心决一死战之际，梅迪尔丽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双眼中竟然闪过了一丝犹豫。

然而她手中的杀狱，像是嗅到了血腥的恶魔，嗡嗡啸叫着，自行浮了起来！

“等一等！”远方轰鸣的引擎声也盖不住清脆亮丽的声音。

佩佩罗斯驾着机车以所能达到的极速自黑暗中冲出，前轮在一处缓坡上稍稍借力，整架机车即高高飞起，直接越过被碾毁的花坛，冲到了古堡前。机车猛地一侧，轮胎尖叫着，在地面上擦出缕缕青烟，接连旋转了十几圈，这才算停下了。

机车还没完全停稳，佩佩罗斯就将它直接扔在了地上，自己则轻轻跃起，落在了梅迪尔丽踏足的一辆战车车尾。

“不能动手！”佩佩罗斯压低了声音，急切地说着。梅迪尔丽双眉皱在了一起，她已握紧了巨剑，倒提的“杀狱”剑锋已斜指向天！

“如果杀光了这里所有的人，接下来您该怎么办？离开这里还是听候议会裁决？苏还需要注射十天的H2101！”佩佩罗斯的话恰如一盆冰水，让梅迪尔丽双瞳中的火焰明显收敛。

佩佩罗斯立刻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走到战车车头，朗声说：“尊敬的法布雷加斯先生，我想梅迪尔丽阁下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她的意愿。而就我所知，您至少已经针对苏少尉采取了两次行动，并且第二次完全谈不上任何公平。即使以杀死莱科纳的仇恨，这样的报复也已经超出了应有的限度。过往到此为止，如果今后还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将不得不理解为这是在与审判所为敌，那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将由法布雷加斯家族负责！”

佩佩罗斯的话不能让老法布雷加斯愉快，但是至少还能够接受，这才是他熟悉并且擅长的政治领域。而且两次针对苏的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让他都感觉到有些难以承受，如果不是后面还有帕瑟芬妮这块甜美果实等候摘取，并且隐约开始害怕苏顽强之极的坚毅，老法布雷加斯自己都有些想放弃针对苏的行动。

“你的说法虽然不合礼仪，但还符合规则。我会把这件事放在议会的层面上解决，在议会有相应的结论之前，我可以答应暂时停止针对苏的行动。”老法布雷加斯说得大气凛然，因此一番其实完全在示弱的话，听起来也就不那么让人不舒服了。

“阁下，您的意思是……”佩佩罗斯低声向梅迪尔丽询问着。

梅迪尔丽看上去很不情愿，但是仍缓缓点了点头，这是认可佩佩罗斯提议的表示，但是她剑上的染血铭文根本没有暗淡下去。佩佩罗斯心底不由得一紧，她已经跟随梅迪尔丽超过了两年，自然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梅迪尔丽心中的杀气并未宣泄，她是在故意示弱，好寻机杀人。几乎所有法布雷加斯的族人没有想到，将强凶蛮横诠释到了极致的梅迪尔丽居然这么简单地接受了条件，而没有选择动手大杀一场。在他们看来，梅迪尔丽这样做，最初的凶横完全是在虚张声势。

当几乎悬到喉咙的心落下后，所有的人都有点儿虚脱的感觉。他们本来缜密敏捷的思维也就出现了一丝空隙。在这个时候，许多人的头脑又被传统和愤怒所占据，他们忘记了梅迪尔丽审判所三巨头之一的身份，而是想起了她不过是一个非常年

轻、并且绝色无双的女孩。他们更加为自己方才的慌张和怯懦感到深深的耻辱，堂堂四大家族中的年轻子弟，怎么可能会怕一个女人？

当然，这些年轻人并不曾去深想三大豪门会不会接受四大家族这一说法。

轰的一声，人群中立刻响起了纷纷扬扬的议论，声音虽然轻，但是既然老法布雷加斯都能听清，梅迪尔丽又怎么会听不见？

老法布雷加斯的脊背上又冒出一片冷汗，他本能地感觉到了危机，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知道梅迪尔丽刚才绝对是要动手的，这个从黑暗中走出的女孩从来没有虚张声势这回事。议论的内容当然不会有任何对梅迪尔丽的正面评价，甚至猥琐龌龊的内容也不少。比如说这一句“苏不是亚瑟家那女人的男宠吗？看这小姐长得挺不错的啊，怎么连这种男人也要？真憋得难受，那还不如来找我……”

“都给我闭嘴！”老法布雷加斯一声狂吼。他忽然觉得，平时对这些族人的管束还是太松弛了，对他们的考验也太少。在家族的荫护下，这些年轻人已经失去了野兽对危险的那种本能的直觉。他们可以挑衅三大家族，可以挑衅暗黑龙骑的高级军官，但是不能去挑衅审判所。而挑衅梅迪尔丽的结果是什么？

梅迪尔丽左手前伸，遥遥向老法布雷加斯的方向凌空一抓。佩佩罗斯的肩头与梅迪尔丽左臂一触，整个身体即毫无抗拒地向侧方飞出，飞出了战车的范围。

见梅迪尔丽忽然动手，城堡大门处聚集的数十人一片惊叫，就连老法布雷加斯也在骇然之下向人群中挤了进去。这一刻，在铺天盖地般涌来的浓郁血腥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恐惧所俘获，感觉自己就是行将到来的雷霆一击的目标！

呼的一声，一个二十多岁、服色华贵的年轻人从人群中飞出，身不由己地向梅迪尔丽飞去。在超过五十米的飞行途中，他歇斯底里地尖叫着，挣扎着，可是完全挣脱不了无形的束缚，无助地被拉到了梅迪尔丽的前面！

所有的战士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他们完全忘记了开枪，就算想起来，也不敢开枪。这个年轻人的身份是老法布雷加斯的外孙，也是家族的第三顺位继承人，还是刚刚放言梅迪尔丽缺男人的话，不妨去找他的那个人。

“杀狱”无声无息地破开了空间，在夜空中划出一个深黑的十字架。老法布雷加斯外孙的惊叫声戛然而止，他的身体维持着挣扎的姿势，在空中定格了足足有一秒钟，然后才忽然裂成了四块，纷落到不同的地方！

鲜血如雨，向梅迪尔丽当头淋下。血珠从那丝缎般的苍灰色长发上滑过，又落下，没有稍作停留。血在她脚下积成了潭，然当夜风吹起时，梅迪尔丽苍灰色的长发又轻盈地飞舞起来，丝丝银光，宛若在地狱中绘出一个童话的世界。

所有人都无法呼吸，也没有人敢开枪，刚刚血淋淋的一幕已经震慑全场。

梅迪尔丽冷冷地向躲在人群中的老法布雷加斯看了一眼，用杀狱轻轻敲了敲脚下的战车。战车的引擎再次怒吼着，两辆战车以高超的技艺画了一个同心半圆，载着

梅迪尔丽缓缓离开了拉尔文森林庄园。

不知何时，在庄园被毁坏的大门口多了个显得有些玩世不恭的年轻人。那未经修剪的丛生胡须掩盖了他真实的年纪，忽明忽暗的烟头则把他与那些仪装整洁，处处一丝不苟的家族弟子区分开来。这个男人正是老法布雷加斯的孙子，家族第一顺位继承人里卡多·法布雷加斯。他靠在残存的门柱上，死死地盯着逐渐接近的梅迪尔丽。立在战车车头的梅迪尔丽那深邃的蓝色目光正凝望着黑暗的远方，缭绕着浓郁血气的“杀狱”则斜靠在战车侧壁上，方形的剑端几乎拖到了地面。

里卡多知道，梅迪尔丽根本就没有看见自己。这不是因为她没有发现自己，而是因为在她眼中自己根本就无足轻重，所以彻底的无视。

面对着如杀神般的梅迪尔丽，恐惧如潮水般不断从里卡多心底深处涌上。可是他双眼中冒出的更多是炽烈的火焰！就在战车隆隆驶过大门的时候，里卡多重重将烟头摔在地上，一跃而起，至少跳到了与梅迪尔丽等高的位置，而且还有着足够多的上升势头。

他放声大叫：“嗨！妞！……”里卡多才叫了几个字，杀狱忽然宛如梦魇般出现在他头顶，斜斜拍下！里卡多瞳孔中刚刚闪过恐惧，就以比他跃起时快了不知多少倍的速度飞出，如同一颗炮弹般狠狠地砸进了坚实的地面！

“嗯？”梅迪尔丽略有些意外，没想到自己随手一拍居然没拍死这个敢于这么接近她的家伙。不过她没有再去补一记的想法。对她来说，没拍死一只苍蝇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再多费力气，反正它就算不死，也已半残。

里卡多生命力顽强得出人意料，他居然还能够撑起上身，向着逐渐远去的梅迪尔丽大吼一声：“你很酷！”然而里卡多随即就剧烈地咳嗽起来，口中不住地涌出大团的血沫，全身上下七八处剧疼让他的脸色变得惨白。他喃喃地说：“妈的，断了这么多骨头，这下可有些麻烦了。”

一辆又一辆越野车从里卡多身边驶过，飞扬的尘土盖了他一头一脸。越野车上是随同梅迪尔丽的仲裁官，最后一辆车上还多坐了个佩佩罗斯。

里卡多向着佩佩罗斯咧嘴一笑，毫不在意地迎接着她看白痴的目光。

城堡门口，老法布雷加斯紧紧抓着心口，他年轻而强健的心脏都有些难以负担发疯般的跳动。他唇色灰白，五指的关节全是因为过于用力而产生的青色。而他的身体更是颤抖着，随时都有可能倒下。他的外孙是冒犯了梅迪尔丽，是应该得到惩罚，但却绝没有严重到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步。然而梅迪尔丽就是凭着这个小小借口，竟然当着众人之面，将他凌空斩杀！

梅迪尔丽最后看向老法布雷加斯的那一眼，意思非常地清楚：我杀的是第三顺位继承人，如若还想借家族荣誉之名杀苏，那么请先来找我。



第二章 疯狂

刚刚能够从病床上下来稍作走动的苏，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这些天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现在他的身体内部处处都是战场，新注入的基因和他本身的基因在殊死搏杀着，争夺着对每一个新生成细胞的进化主导权。有时候是新注入的基因获胜，大多数情况下是苏本身的基因获得胜利。

每次注射完针剂后，无数携带着新基因的细胞或者是病毒就会遍布苏的全身，寻找着每一个它们可以修复的地方，在修复的同时，它们也会接受苏的基因，并且扩展出更多空间，以使细胞进化。然而当他全身可修复的地方全部整修完毕之后，新注入的药剂就在他体内掀起了全面战争。这种基因层面上的战争，就连苏都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它们不断的战斗，控制无数细胞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生成，另一方再来破坏刚生成的细胞，然后再生成更加强悍或者是针对性更强的新细胞。

这样一来，苏本已恢复得差不多的身体又被破坏得千疮百孔。而且这些伤都是在细胞层面上，根本无法用寻常的手段检测出来。医护人员看到的就是苏全身各器官的机能在恢复一段时间后毫无征兆地再次全面衰竭，但是除了注射H2101外，已经没有任何的治疗手段。医生能够给出的唯一建议就是将余下的9支H2101注射完。

让苏有些欣慰的是，身体内的战争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地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意识影响甚至有限地引导新旧基因斗争的方向。在有明确意识命令的情况下，基因斗争或多或少会向苏意识指出的方向转化。而且苏发现，这种进化在神秘学域中的效果似乎要更为明显一些。

第一次体内战争期间，苏整整在床上躺了一天，全身机能几乎全部瘫痪。而当



预定的倒数第九支H2101注射后，已经有了心得和经验的苏仅用了23个小时就消弭了全部的战争，他因此多了一个小时来修补身体的机能。等到倒数第八支H2101注入后，苏仅用了15个小时就结束了体内战争，并且修复了身体一小半的机能，至少在注射倒数第七支药剂前，苏可以稍稍活动一下身体。

为苏注射完第七支药剂后，所有的医生和护士就离开了病房，让苏安静地休息。

苏已经成为她们心目中的英雄。当苏被送到这间医院时，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是个死人，没想到他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自然，如果没有H2101的话，苏生存的希望渺茫。但是作为血腥议会生化实验室最新成果的H2101绝不是万能的药剂，除了极度昂贵之外，实际上在临床使用中，注射过它的人死亡率高达60%，绝大多数都是身体无法承受它激烈的修复和改进手段，少部分则是难以承受身体改造时产生的痛苦而死去。幸存下来的人，则绝不愿意再注射一次H2101。可是苏已经打了十几针，却始终是行若无事。

专门的监测系统中，代表着痛苦的指数始终在远远超出人类痛苦忍受极限之上运行，苏却从未用嘶吼喊叫的方式宣泄过。

有个好奇并且消息灵通的护士打听出苏的伤势源自于孤身在培训基地中对付了整整一队法布雷加斯家族战士，并且在干掉了数十人后，成功杀出了基地。这件事传开后，苏更成了这些年轻女孩心目中理想的保护人。然而可惜的是，这里是帕瑟芬妮的私人医院，而苏，据说是将军新收的男宠。

第七支H2101注射后，苏仅仅用了四个小时就结束了体内的基因战争，然后意识在每一秒钟都会将数以百计的成组数据发送到全身各处，修补破损的身体。当墙上的时钟指针跳向早晨七点时，苏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基本的活动能力。

自受伤以来，他第一次靠着自己的力量走下了病床。

他慢慢挪到房门前，如拖动重物般缓缓地拉开了病房的门。外面是一条宽而明亮的走廊，照明的光源全部来自于天花板和墙壁内嵌的柔和背景光源。目光所及之处看不到任何窗户，尽管空气中丝毫没有潮湿的气息，不过苏仍然能够感觉到自己此刻正身处在十几米深的地下。

房门外就是一个护士站，一名外貌非常年轻的护士可能是十分疲劳了，伏在桌上沉沉地睡着，并没有注意到面前屏幕上提示病人已经下床活动的消息。

苏站在护士旁边，伸手点动着桌上触屏，关于他自己的病历、检测以及用药信息一条条被调了出来。对于那些药物以及病理诊断方面的术语，苏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体，远比那些先进仪器所能扫描出来的要详细得多。仅仅翻了几页，苏就注意到每天自己用的药物中都包含一种叫做H2101的针剂。与其他药剂不同，这种药剂被特别标注为鲜红色。这是暗黑龙骑分类体系中代表着最重要的